

# 我和诗歌有个约会

■陈有举

于丹在《鲁豫有约·为你读诗》中说：“一个人这一辈子，有几个时候一定要跟诗有缘，一个是小时候开始唱儿歌的那个年龄，一个是开始恋爱的时候，一个是人生走到终老的时候……”其实，岂止这些时候离不开诗。当你走在路上听到的流行音乐；当你看到房地产商那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广告；当你说出那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话语……它们都是诗，而我就从古典诗词、现代诗歌和诗歌创作，来说说我与诗歌的那个约会。

## 古典诗词

我们初中时，流行“男看金庸，女看琼瑶”，真正让我和古诗词结缘的，还是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他们二人的武侠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喜欢大量引用古诗词，尤其是梁羽生，尤为甚。20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自己看的第一本武侠小说——梁羽生《侠骨丹心》，里面就有“唐诗剑法”，更有女史史红英生离死别时送给男主金逐流的一首诗，诗是写在水袖上的：

愿作荆柯誓入秦，何随流水遇知音。  
此生已矣他生在，犹有寒梅一片心。  
高中时，爸爸在广东打工，他给我买了两本书寄回家，一本是《英汉双解词典》，正版的，花了100多元；另一本是《唐诗宋词元曲三百首》，盗版的，花了十几元，里面还有很多错别字。后来我曾问起他，为什么英语给我买正版，诗词给我买盗版？他说：“英语是外国的，你还在学习阶段，不能错；诗词是中国的，错了你以后也会明白。”现在想来，因为家里没钱，父亲也挺用心良苦的。

《唐诗宋词元曲三百首》陪我度过了高中三年时光，我还手自录了里面的很多诗篇。有一年暑假，我放牛时坐在河滩上看这本书，一不小心，书掉进了河里。拿回家后，爷爷还给我把因河水打湿粘在一起的书页一张张分开放在阳光下晾晒，这使我想起了《西游记》中唐僧师徒晒经书的晒经石，更想起了爷爷对我的爱。

## 现代诗歌

大学时选择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学习《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过程中，渐渐爱上了现代诗歌。其中最曲折的，要算《世界名诗鉴赏大全》了。

有一天去书店淘书，突然眼睛一亮，看见了这本比砖头还厚的书。一看标价，顿时傻眼了——128元，这可相当于一

个月三分之一的生活费呀！而且这书是塑封的，未售之前老板不准拆阅，也不知里面的内容如何。我拿着书爱不释手，踌躇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把书买了。

大学毕业后，我考回老家上班，一些大部分的书籍，一时无法搬走，就暂时寄存存在一个朋友那里。这朋友在保险公司上班，偶尔也在师大校园里卖一下书，认识一年多，感觉言谈举止蛮不错的。半年后我回去搬东西，看见那本书躺在他的桌子上，我说道：“这本书好厚哟！”他说：“这本书我拿去卖，没人买，退回厂家，厂家说没发这本书给我，又不回收……”我说：“这本书是我的呀！”就这样，这本书又回到了我的怀抱。

## 诗歌创作

后来，我加入了贵州省诗词楹联学会和遵义市作家协会，在向诗友的学习和自学中，更加明白了诗歌创作的规则。我曾不止一次去拜访黎庶昌故居，也曾翻山越岭去寻找“沙滩三贤”的坟墓。站在黎庶昌故居和坟前，写下了两首并曲同工之妙的诗歌，一为现代，一为古诗。

### 黎庶昌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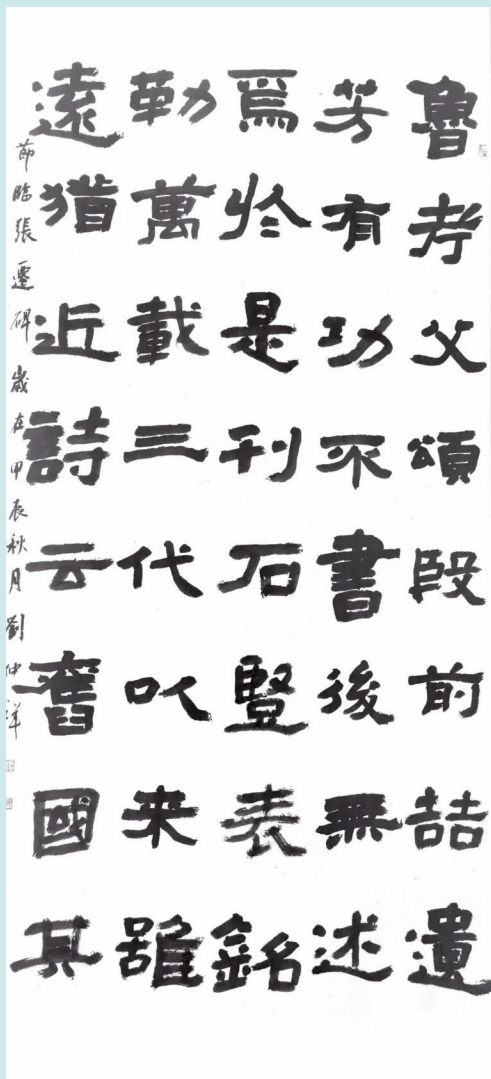
因您曾为钦差出使日本，  
所以您的故居唤作钦使第，  
您像一支箭，  
从《万言书》射出，  
射到了曾国藩的江南大营，  
射到了欧罗巴的《西洋杂志》，  
射到了扶桑国的《古逸丛书》，  
而今，我遥望对面的翠洲和笔架山，  
那里的千竿翠竹，那里的乐安江水，  
似乎还在诉说着您的传奇。

### 谒黎庶昌墓

夷宇处处皆画廊，鱼塘西滨最入框。  
敢犯天威上万卷，经世致用见改良。  
西欧四国任参赞，两度公使在扶桑。  
西洋杂志并丛稿，桐城派中晚登场。

“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我和诗歌的那个约会还没有结束。诗如饮酒，有时不宜太多，太多了使人目眩；诗如礼佛，需要拜佛者净手之后的那份虔诚；诗如品茶，需要轻轻啜一小口之后的那种回味……

(作者单位：遵义市第十四中学)



隶书《张迁碑》

■刘仲祥 六盘水市第十三中学美术教师



油画《事事如意》

■汪杰 六盘水市第一实验中学美术教师

# 父亲

■杨俊

初夏时节的核桃花总爱簌簌地落，落满父亲褪成月白色的蓝布衫。他仍像年轻时那样拄着竹杖，蹒跚着走到村口的老核桃树下。树皮皴裂的纹路里，藏着60多年前那个雪夜里发生的事——16岁的少年蜷在漏风的茅草房里，高烧几乎将睫毛都烧了起来。奶奶用碎布蘸着檐角融化的雪水，一遍遍擦拭他滚烫的额头，而窗外的风正裹着父亲痛苦的呻吟，在房前屋后游荡。就此，父亲开始下肢瘫痪，无法站立。当时，家里贫穷，无线送父亲进医院治疗，只得依赖民间土医生的偏方。可是，那些药物对父亲的病毫无作用。

当所有草药都化作苦涩的叹息，当大伯背着他翻过一座座山梁依然无果时，一位独居的老农农法地说他有一个民间土偏方能治好父亲的腿疾。说来也奇怪，经过老药农一番折腾，父亲竟重新站了起来，只是再不能像从前那样奔跑跳跃，右腿永远比左腿短了半寸，走起路来一高一低，像山间蜿蜒的溪流，带着不完美的韵律。

当时大伯在生产大队当支书，村里小学没有老师，便推荐了识字断文的父亲。20岁的父亲背着装满粉笔的藤篓，一瘸一拐走进村小斑驳的木门。孩子们盯着他歪斜的影子窃笑，却不知这具残缺的身躯里，正奔涌着怎样滚烫的热血。父亲一瘸一拐地走上讲台用颤抖的手在黑板上开始书写了他长达40年的教书生涯，粉笔灰簌簌落在补丁摞补丁的袖口，同时也深深地刻进了孩子们的心里。

雨季冲垮木桥那夜，他拄着拐杖摸黑砍倒自家三棵杉树，树皮上的血泡和木屑凝成了琥珀似的小球，硬是为孩子们又一次搭起了通往学校的通道；为修通连接紫云望谟两县交界的两个村（望谟县打易镇的梅花村至紫云自治县猴场镇的纳降村）的“连心路”，他晚上拿着手电筒挨家挨户做工作，讲述通路的好处，硬是把那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家都走成了“亲戚”，白天他拄着拐杖一遍遍丈量着山林，鞋底磨穿的窟窿里钻出倔强的野草。通车那天，人们在欢腾时，父亲坐在推土机碾过的黄土上，泪水悄悄地从他那堆满皱纹的眼角滑了下来。

退休后的拐杖声更密了。彭家媳妇和婆婆拌嘴，他拄着拐杖在彭家门外听了一宿蛙鸣，愣是劝住了才回家休息；杨家小孩没钱交学费，他悄悄给交了，就是不忍心让孩子辍学；村公路有一段塌方，没法通行，村里暂时没有专项资金维修，他自掏腰包请来挖机进行维修……有人笑他“多管闲事”，他懒得争辩，只是笑笑。

记得那年冬月一个午后，父亲曾经的学生来看望他，父亲泪流满面，

哭得跟个孩子似的。父亲得知他的又一个学生客死异乡，他把自己关在老屋里很久很久。我推门时，正看见他无力地坐在床上，拐杖斜倚在墙上，父亲犹如一截风干的松木，嘴里念叨着：“我的学生，都走了十几个了，只留下我这老头子了，不知道我还能活几年……”

父亲在他们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之前奶奶给父亲取名小九，后来，据说是为了让父亲更聪明，又改为睿智，但是老一輩人都喜欢叫他小九。当时父亲是咱家族里唯一一个识得字的，因此在家族里威望极高，家族里的晚辈们只要听说是九叔或是九爷来了，都会肃然起敬。这也为村里修挖公路提供了便利，许多纠纷都是父亲给解决的。后来的发展也印证了父亲的做法是正确的，村里人都说，要不是那老头子，咱村这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通呢！

大伯早在20多年前就已离世，近几年，姑妈们也相继离世，父亲很是感伤。平日里，父亲有事没事总会到大伯的墓旁坐坐，和大伯说了很多话——谈论着时代的变迁，村里的变化。未了，总不忘说那句：“不知道我还能活几年……”有时我在旁边只能静静地看着，不敢也不想打扰他们。

那年春节，父亲说为了丰富村里的文化活动，建议村里举办春节联欢活动，在父亲的四处奔走和大力呼吁下，得到了上级部门的支持，也得到了很多本地青年的大力捐助，那年的春节联欢活动很是热闹，活动开展了3天，头发花白的父亲高兴得跟个孩子似的，和大家唱和着大家跳。最后，在父亲的倡导下，在距村委活动室不远的拐角处立了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各位助人的名字，称为“功德碑”。

如今功德碑在春风里挺立着，一行行的名字在阳光下流泻。可我知道，真正的丰碑在老核桃树的年轮里，在村民们的互帮互助里，在孩子们作业本工整的字迹间，在之前村口一次次架起的木桥每根杉木的纹路中。父亲的白发早已和梨花融为一体，唯有那根竹杖，仍在青石板上叩出清脆的回响——那是土地在诵读永恒的诗行，是山魂在续写未竟的传奇。

暮色漫过山脊时，我常看见父亲化作一株老核桃树。根系深扎在梅花村的泥土里，枝桠间栖着代代学子的梦。而那些随风飘散的核桃花，原是他写给大地的情书，一瓣瓣都落在孩子们远行的行囊。

每每想到父亲常说的那句话，我心里就会莫名地惶恐，因为，我也不知道，父亲还能活几年……

(作者单位：望谟县实验小学)

# 心灯点亮处 青春自芳华

■张星梁

在贵州黔东南的大山深处，贞丰县第二中学的清晨书声琅琅。教室前排，我微微前倾，认真聆听学生们的诵读——我是来自贵州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张星梁。一年的支教时光即将画上句点，那些被汗水与星光共同浸润的日子，正悄然在我心中结出沉甸甸的果实。

初登讲台的日子，面对台下几十双清澈而好奇的眼睛，我的心跳得比窗外的山风更急。语文课上，我抛出一个问题：“大家觉得背诵课文最难的是什么？”后排一个调皮男孩大胆回应：“老师，那些字排着队，我念着念着就‘掉队’啦！”这率真又充满童趣的回答让我豁然开朗。我不再强求齐声背诵，而是努力让文字在课堂“活”起来——来自清溪下“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的生机，老舍文中“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的温情，都成了学生们眼中鲜活画面。排练《皇帝的新装》课本剧时，那个平时腼腆的女孩鼓起勇气扮演皇帝，昂首挺胸却“一丝不挂”地踱步，引得满堂喝彩；两个“小骗子”煞有介事地挥舞着“看不见的新衣”，夸张的台词让大家乐不可支。

渐渐地，当晨雾悄然散去，窗外渐次清明，琅琅书声便如春笋拔节般响彻教室，那是青春与知识最动听的合鸣，也成了我最欣慰的晨曲。

我深知，讲台虽小，责任却如千钧。每一次灯下备课的专注，每一回课后习题讲解的耐心，都在学生们手中那份悄然变化的成绩单上，留下清晰的印迹。当“同

层次班级第一名”的喜讯一次次传来，甚至两度超越更高层次的班级时，就连斜照进教室的阳光，仿佛也在为我们的每一次进步无声喝彩。在贞丰二中“三·八教学能手”表彰大会上，当我的名字在掌声中被郑重念出，一位女生在台下踮起脚尖挥手喊道：“张老师，我最爱上您的语文课了！”这朴素的话语，瞬间击中了我，胜过千万句赞美的诗行。

校园里那些需要更多关心和帮助的身影，始终牵动着我的心。深夜灯下，我反复整理着奖学金材料，键盘敲击声伴随着窗外星辰流转。多方奔走沟通后，希望的桥梁终于架起——社会公益组织伸出援手，万余元善款化作21份春天般的礼物。当温暖的奖学金金递到学生们手中，一个总是低头不语的女孩走到我面前，睫毛上挂着未干的泪珠，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地对我说：“谢谢张老师，以后我也想上大学，像您一样。”那一刻，山风穿堂而过，我仿佛看见了点点星火，正在这些稚嫩心灵中悄然燃起。

时光如贞丰山涧的清溪奔流不息，我的支教行囊即将收束。这一程，我以年轻的肩膀努力担起为师的重量，在孩子们的心田种下希望的种子；而大山，以它的坚韧与淳朴，回赠我一段被青春星火照亮的永恒记忆。讲台或许只是方寸之地，但我相信，我与贞丰二中的孩子们彼此点燃的心灯，早已汇入照亮山乡未来的星河。当课代表悄悄问我“下学期您还来吗？”我笑着望向远处连绵的群山——那里，无数个名为“可能”的故事，正悄然续写新的篇章。

(作者单位：六盘水市教育局)

# 无声

■谢晶

## 寂静里

寂静里，  
我是那朵无声的花，  
我也曾奔向远方，  
只是路太远，  
太凄凉，  
大漠的沙，  
掩埋了夜的，  
呐喊。

一丝一毫的缝隙，  
是雨的奢望，  
我向雨天发誓，  
愿一生一世，  
守护，  
这寂静，不管光多亮。

## 因果

白昼摇晃晃晃，  
时间的筛子，一刻不停地过滤，  
不曾放过，  
哪怕偷偷换气。

大喜之后总是大悲，  
铺垫，如同深夜的电影，  
当秋风吹起的刹那，我知道，  
那里也曾春暖花开。

满天的星星，似曾相识，  
那么近，那么远，  
漆黑的夜里，  
影子继续无力。

## 沉沦

时光一点一点在指缝里愈合，  
在春天冰冷的街道，  
我的灵魂，  
离它越来越远，  
越来越接近黄昏。  
一点点坠入深井，  
与空气融合，  
意志与灵魂隔着银河，  
只能仰望，  
没有终点的旅程。

(作者单位：六盘水市教育局)